

二十

T 2455/17

隋書 卷十

19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地編圖
氏周開開出

夫陰陽肇分乾以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天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
 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
 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與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
 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
 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末姐致夏啟之豐衰
 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
 淫僻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仇儷宸極正位居中罕
 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十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
 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德音永念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禕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世婦凡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廩賜管祭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

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鑿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二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克儀克容克華是為九嬪品正

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
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
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
衣刃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
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啟司簿
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
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凡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
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珠璣鑲符節司表掌衣服司飾
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
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鑿巫藥劑司簿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
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典掌典輦織扇執持羽儀司
園籩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

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
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
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
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
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
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
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
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
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
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
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

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返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兄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猶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靈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滅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

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已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

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去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

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王

王口唐宋本譚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

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

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王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

升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

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

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志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

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

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

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

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殮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

事變矣皆色動股慄哺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

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

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

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及

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

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嫵

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

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華容夫人上崩後自請

言事亦爲煬帝所蒸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
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而養之未幾爰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
家然軻甚貧竇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
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
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
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
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
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
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
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實懼於玄冥
雖自彊而不息亮愚昧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
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

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
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
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切不世之殊
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管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
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敬處將
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
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謚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
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
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綸綍之不工豈絲竹之喧
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與福祿之能緩時
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唾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

姒之遺風美虞 死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非薄
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
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
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
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
後宋本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
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
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
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曆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
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
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
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
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窶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高祖弟也穆後何如子
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隴西祖妣以都督鎮高平因家
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少而警俊備儀不吝曾居大雁
首建義旗穆便委質穆得統軍承穆志不遠魏武帝授都督出外
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渭兵累以功進官為右從大祖討齊則
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殺以
從騎黃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
而與穆相
所至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特進臣魏徵上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之庶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
河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
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
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
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
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
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
樂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
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
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
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
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誓之授以
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
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
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
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
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上
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

西川中鳳
氏閣印



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嘗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

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且鄆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日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直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

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
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
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
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
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
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
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齋廟堂冠帶屢覩茲回士有苞藏人務
枉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殺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
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刑相之重內剪羣兇崇朝大定
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
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堦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

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
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術非
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
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王之規表大隋之德竊
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
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
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
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喋嘿上素
嫌臺城制度迺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
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
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
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

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啟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春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恡齋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

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涇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迴
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
遽令渾入京奉鬲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也高祖大
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
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穆出藩渾以
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
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俛斥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
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
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
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
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勲於
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中國公

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鄜國公
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
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依物與述述大恚
之因醉迺謂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
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
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
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
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提
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迹乃遣武
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
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
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

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

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高平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

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
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
伐齊以功最著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
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
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
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
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
千戶尉迴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
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
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
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旣平尉迴
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

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人爲寇掠崇
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
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
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
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
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必不
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
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捉刃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陣年四十八贈豫郎中永濟亳六州諸
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公

起家左千牛美女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
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
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
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
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在國若授餘
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旣而大悅謂公主
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
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
何得向其女壻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迴拜而蹈舞遂於坐發
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
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
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

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
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
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
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
帝疑洪字當識嘗面告之與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
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
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侍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
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
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
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滑州刺史周

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二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基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基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

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夔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基自午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基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震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梓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遠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

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正一千朱提北境卽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恩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闕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其所諸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旣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徃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

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旣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欵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義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鎮

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克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于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王者多獲

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貴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禮難逆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歎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劉昉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忠鳳蘭氏圖印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
 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
 宣帝嗣位以伎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
 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
 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
 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
 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
 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贇居禁中每與
 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贇贇見之昉因說贇曰大王先

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於時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憚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頰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在國改

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罏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旣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鑿斯止足何乃規翹彘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通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在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世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

柱國郟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柱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
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效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
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
士彥爰始勿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
五初平尉迴覽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
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
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
布以爲年申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
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
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
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
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

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
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
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
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
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卽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
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
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口劉氏
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改口
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茲心盡探肝鬲嘗共
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
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
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躬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

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
罪在不赦朕載恩州創威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
身為謀首叔諸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
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
彥叔諸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
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
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卽承引頗是怨心可除名免死朕
握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
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
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
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僚射取之以爲鑒誠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
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
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恒
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
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
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木生周武帝時起家給
事中上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
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
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
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

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財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願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

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宜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仲巳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壽爲儀同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儀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

有定策功不忤廢放陰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
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
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爵成臯郡公邑二千戶元均永安
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
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壘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
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
策寂爾無聞鸞獄責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
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
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
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

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頗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
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
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
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
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
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達子元壽嗣
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壽襲
元壽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
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
至文城元壽以城歸之

柳棗

柳表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恢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表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表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時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師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表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迴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表往喻之表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匝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表隨使安集淮南賜

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表定策功以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也帝乃止表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養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以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茲深以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以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七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去以趨者績聞難赴之於玄

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
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
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聖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
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
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
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
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
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肅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
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
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
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
符受錄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

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慈嶺榆
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
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
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宜白同吠主翻成反噬
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亦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
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方何勞踵輕弊之俗作
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
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收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
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
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理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
五十二謚曰安子愬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王爵即章暮者京兆
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

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八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徃徃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口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豈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

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祖威其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頰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顧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賁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簋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簋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公葦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

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龔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卽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烏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

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昔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栢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啟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監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歎內懷舛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豐而望不陷刑辟保貫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虛黃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啟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終

西川中興堂
氏蘭閣南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中興堂
氏蘭閣南

于義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

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頰頰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憖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

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驪諸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棘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

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
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
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
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
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
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
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
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
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

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爲丞相引壽爲掾尉迥作亂高
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
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
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卽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
者齊氏之疎屬也爲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
帝拜爲營州刺史其得華夷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
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
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
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
奔於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
子儁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
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

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徃徃尅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

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

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印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

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侯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

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

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珪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壘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

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工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僮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迴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爲消

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孫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涓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逃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緘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侍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維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逃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剪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

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韜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白上黨贊治人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勲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谷呼為高武隴其下

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
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
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
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
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
帝大象三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爲丞
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恹高阿那肱
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
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勸於是出奇兵擊
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
仲卿勞之詔曰勸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
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

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勸爲北道
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效克彰
甚重之後爲漢王諒納勸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
國公勸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
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
並至勸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
之特加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
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
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卽位徵
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頰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
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

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顯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

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

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
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
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將軍
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
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警以禍福誘令歸附
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
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
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
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

兄敦為金州總管以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
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
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
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
部西遇司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
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
以誼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
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
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
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
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
間卒於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

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宜
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
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
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三十九

西川忠貞堂
氏圖回南甫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梁士彥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忠貞堂
氏圖回南甫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
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
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
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
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
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接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
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似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
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
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

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
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
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
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
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位
上柱國雍州王簿宣帝卽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
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
別破廣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尉迴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迴軍相對
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
章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啟西門納
宇文忻之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間居

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
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園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
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牢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
豫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
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
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
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處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
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
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
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迴勲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
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

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初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
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
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
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
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干魏安平公父貴周大
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
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
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章孝

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
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
六軍兵勢甚盛帝懼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
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王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
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
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
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
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偽王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
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
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
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
統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迺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頴馳驛監軍與頴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迺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迺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迺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迺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頴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迺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迺領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迺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叅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

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頴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旣佐命功臣頴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

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家宰宇文護執
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
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
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
駕固讓不許武帝卽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
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
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控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
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
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
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
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
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

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
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
爲主維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誼率行軍總管李威
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
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
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
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
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
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
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
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
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

却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有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王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替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在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

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者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誣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

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敕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

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任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在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

祁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頴二人用事諸
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頴必死又言太白
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閬熙新固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
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
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
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頴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
頴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頴深拒其言未幾授
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

口大破之旣而晉王

廣宋本諱

巴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

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
積旣至陳豫章太守徐璿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
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頴齊昌太守王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
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
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
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
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於是縱酒
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
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
至柘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
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

孝諸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昊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頰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昊胃等免官拜孝諸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驚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

中外府行參軍

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

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頰討平之將班師頰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邊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強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徃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卽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敕

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頴平江陵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碓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于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晏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代遼授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陶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須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陷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

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史歷亳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

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口

廣○宋本諱

每致

禮焉房陵王之廢也曹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
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曹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
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曹帛千
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慈州刺史
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
遊曹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
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於是徵政為
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
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薙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
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字又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
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徕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曹
或契濶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
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
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國車出權道本異同心故
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
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高頴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鳳臺氏畫印南市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裔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頴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

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歛歛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棧頰預爲木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迴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迴軍還侍宴於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頰復

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級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

行其策由是陳人並弊九年晉王補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
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頰曰
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
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
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
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
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與機衡竭誠陳力心迹
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
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
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晔
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
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頰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

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
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
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
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
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
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
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賊破之
又出白道進圖入嶺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
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頰曰晉王
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
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
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

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正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官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

吏白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欷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嗟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脚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耶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

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卽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今始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遙安可復爾時帝遇故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

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家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

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税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唱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進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出威謝曰公能若是吾

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

毋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
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
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頰
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
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
十八九妥患曰吾席間田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
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
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
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
上令蜀士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
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
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郢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
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
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
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
汗卽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
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
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
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
諫止之高頰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

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蠢昧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宇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夷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其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守城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

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日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饈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誦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微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老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克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克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克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威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者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將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

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王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人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旣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監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疊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

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旋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
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
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
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
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終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七

特進臣魏徵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
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
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
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
士多就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
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
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
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
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

魏徵

魏徵

之博陵豪族有崔謚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於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遣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夫禹常謂擬

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卽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四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敕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卽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敕

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
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
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
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
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
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
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
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
書曰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
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
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

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疾病省
覽荒情迷識蹙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
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
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
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
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
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
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
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
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
蓋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真則周公負

辰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
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
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
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
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
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
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
賊寧肯蜀王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
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
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

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卽須號令
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
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
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顧吏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
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
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
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不可彼復何
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
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
須叙盛德卽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
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

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聞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王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敕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卽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嘗曰唯聞李

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夫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樸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旣奉敕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處德林曰卽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卽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卽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懷金軍中惛惛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爲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卽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以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壘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柝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子翼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踏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

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頴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勸成五卷謂之勅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鳥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艸荆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

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
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
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庶
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
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天成於聖業治
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
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
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鍾鼎何
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
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賔實非勲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
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合弘博約文禮萬官
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

之掾安得出入閭闔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堦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霜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諭公卿訓率士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移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悉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深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

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蹙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疎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壘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奉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藉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

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苑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
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
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
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
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
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
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古玄黃
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
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
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
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
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
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
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
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
姬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
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
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
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啟翼軫之國肇炎精之
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
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

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
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茲逆於九重行神化
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迺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
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
憑全蜀之險興兵舉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
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
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魯荆蠻吐納江漢佐關
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
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闔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
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
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未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
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

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
如升推帝居歆初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
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
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
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
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
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
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
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合生日用飲
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
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

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二帝曷
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
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
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傳王
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
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
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
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
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
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
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
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成

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
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
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
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
一德立功坐樹吐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
之以懼道高守之以災咎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
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風
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
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
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過受命之王逢
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
軌趨趨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

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
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
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
德林以疾不從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
高頴因使人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高祖以之付晉王廣本後還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
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本已宣敕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
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
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
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
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

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
衛國縣市店八十壩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
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
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
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
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
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任者自是並嫌之十年虞慶則等
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
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
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
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
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太尉

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
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
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
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
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謂冒取店妾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
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
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
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
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
史謚曰文及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
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
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

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
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卽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
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
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
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
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
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
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起年飛關右王基締構
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
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七

終

西川中興
氏書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 子慶

特進臣魏徵上

西川中興
氏書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先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眾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

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
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
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
示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
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
公矣為盜者百餘人投之
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本
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
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
入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
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
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
綱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
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
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
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
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
民塗炭天下瘡室瑤臺
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淫
虐今者共舉義旗劫剪兇
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
上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

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
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
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
戚乃非疎然由去朝歌而
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
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
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在
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
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霑盤
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
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
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
至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闕惟
及諒咸罄匍師况乃族類
為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
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
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
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
摧蹙自救無聊偷存畧漏詎能支久
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服圖
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瀆
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
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
不克事切析骸義均焚弩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
絕援千里餼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
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
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正恐禍生七首爨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
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
密爲王世克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
制拜宗正卿世克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克旣僭僞號降爵郇國公
慶復爲郭氏世克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克將敗慶欲將
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
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
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

楊處綱

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
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
目失明王世克以慶叛已而勅之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
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
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
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
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尋州總管卒官謚曰
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
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各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叅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邦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

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著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奉衛宮
闡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頴用
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
特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
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
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
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繇歷十
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
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
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云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
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
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

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
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遼河
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
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
非分之恩久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
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
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況臣袞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
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
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鑿丹誠頻鱗宸嚴伏增流汗優詔
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
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曰懿
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

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琳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琳琳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琳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琳憂懼發病而卒琳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皇帝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

書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啟山河屬乃葭草地非寵過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